

老師

學生

書

哲學

過去

周保松

OXFORD

相遇

本書的內容，都和教育有關。因為我是教師，我一直在學習如何做一個合格的老師，並思考政治、哲學與人生的種種問題。我習慣將這些思考，寫下來，寄給學生，然後一起討論。這樣的交流，經年堆疊，已有數十萬言。我很慶幸，能以教師為業。

我也很幸運，曾遇到許多好老師。收在書中的，有和陳特先生的五篇對談。我初回中大時，住在崇基學院職員宿舍，正好在陳生擔任舍監的宿舍旁邊。那時候，陳生已是癌症末期，放棄了一切治療。沒料到，在他臨走前，我們師生可以有那樣的幾次對話。那段日子，我初為人師，經常通宵備課，活得緊張疲累。每次見到陳生，他總是平和沉穩，我卻暗裏有時間倒數的傷悲。陳特先生逝世後，整理這些對話，更是吃力。常常是午後，陽光兇猛，室內幽暗，播着錄音，聽着陳生的笑聲，遠眺他的舊居，一不小心，眼前便模糊一片。

一本書出來，或多或少，總會有它的讀者。這些讀者是甚麼人？我的文字和讀者相遇，會有怎樣的交流？

周保松，出生於中國農村，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英國倫敦政治及經濟學院博士。現於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

ISBN 978-0-19-800433-2



9 780198 004332

相 遇

周保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Hong Kong Karachi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Nairobi
New Delhi Shanghai Taipei Toronto

With offices in

Argentina Austria Brazil Chile Czech Republic France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Italy Japan South Korea Poland Portugal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ailand Turkey Ukraine Vietnam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First published 2008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相 遇

周保松

ISBN 978-0-19-800433-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自序

這本小書，結集了我過去幾年寫的一些文字，其中有和陳特先生的對談，有書信，有遊記，有悼文，有哲學反思，有個人回憶。說起來，都是生命某些相遇的片段，遂以名之。

重讀這些文章，細細體味昔日下筆的心情，感覺寧靜溫暖。在文字中，我見到自己，見到故人，見到舊事舊情。

集子裏不少文章，都和教育有關。因為我是教師。我二〇〇二年秋天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當時，我並不知道做一個老師意味着甚麼。此刻，我體會良多。這六年，我一直在學習如何做一個及格的老師，並思考政治、哲學與人生的種種問題。我習慣將這些思考，寫下來，寄給學生，然後在網上一起討論。這樣的交流，經年堆疊，已有數十萬言。這本書只有我的文章，卻看不到學生的回應，想來有點可惜。^{*}我特別交代這個背景，因為好些文章的緣起，是寫給學生的信。我要多謝他們。我們有過許多一起追求學問思考人生的快樂時光——無論是在課堂、酒吧、讀書組或網上論壇。我很慶幸，能以教師為業。

我也很幸運，曾遇到許多好老師。只是我一直

^{*} 部分對話曾收在周保松、盧浩文編，《政治哲學對話錄》（2004）。

沒有好的心境，將那些交往記錄下來。收在書中的，遂只有紀念陳特和沈宣仁先生的兩篇短文。我初回中大時，住在崇基學院職員宿舍，正好在陳生擔任舍監的宿舍旁邊。那時候，陳生已是癌症末期，放棄了一切治療。我沒料到，在他臨走前，我們師生可以有那樣的幾次對話。那段日子，非常狼狽。我初為人師，經常通宵備課，活得緊張疲累。每次見到陳生，他總是平和沉穩，我卻暗裏有時間倒數的傷悲。陳生逝世後，整理這些對話，更是吃力。常常是午後，陽光兇猛，室內幽暗，我播着錄音，聽着陳生的笑聲，遠眺他的舊居，一不小心，眼前便模糊一片。

我是唸哲學的。書中不少文章，是嘗試從哲學的角度，反省某些我關心的問題。例如政治研究的目的、大學的理念、通識教育和母語教育的價值、新移民的境況，以至個體在資本主義社會面對的困境和出路等。我常困於這些問題。這些問題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實實在在影響我的生活。我深信這些問題重要，儘管我的回答未必如人意。

一本書出來，或多或少，總會有它的讀者。這些讀者是甚麼人？我的文字和讀者相遇，會有怎樣的交流？我很好奇，也誠心期待讀者的指正。書既成形，自有它的生命，自有它的歷程。此刻燈下書寫，我竟有一份和它道別的況味。

這本書能夠出版，我要多謝編輯林道群先生的籌劃，黃思存兄仗義幫忙細心校閱，更要多謝尹翠琪、陳日東、鄧偉生、鄧小虎、王巍、李經緯以及犁典讀

書組成員多年來的思想交流。最後，我要特別感謝石元康和關信基先生。他們的學問與為人，對我的影響，彌深彌遠。書中部分文章，曾在《明報》、《信報》、《思想》、《讀書》、《書城》、《當代》、《二十一世紀》等地方發表，在此一併致謝各媒體允許重刊這些文章。

有相遇，便有相離。我們乃天地之過客，永恆不可求。也不必求。

是為序！

二〇〇八秋

香港馬料水忘食齋

目 錄

自 序

ix

相遇一 老師

1	夜闌風靜人歸時	1
2	體驗死亡：與陳特先生對談一	8
3	追尋意義：與陳特先生對談二	16
4	善惡幸福：與陳特先生對談三	24
5	師友雜憶：與陳特先生對談四	34
6	論情說愛：與陳特先生對談五	44
7	光照在黑暗裏	52

相遇二 學生

8	或許不是多餘的話	59
9	政治、學術與人生	65
10	政治學的關懷	70
11	做個自由人	73
12	論辯和論政	84
13	政政人何所重	90
14	大學生應該關心社會？	95

vii

15	雙語政策與中大理想	100
16	中大人的氣象	110

相遇三 書

相遇	17	徜徉在倫敦書店	116
	18	倫敦書展	119
	19	淘書心情	123
	20	尋找 Isaiah Berlin	128

相遇四 哲學

21	追尋社會正義	134
22	蘇格拉底式的一生	146
23	寬容與愛	165
24	多元文化與承認的政治	176
25	自由主義與群體權利	183
26	從中國文化到現代性	192
27	個人自主與意義人生	198

相遇五 過去

28	童年往事	212
29	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	219

1 夜闌風靜人歸時

——悼念陳特先生

陳特先生在十二月二十九日走了，享年六十九歲。我想很多認識他的人，和我一樣，會十分懷念他。

陳特先生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老師，崇基學院的宿舍舍監。哲學系的人，按哲學系的傳統，會叫他陳生。崇基的宿生，則稱他為特叔。陳生幾年前退休後，還一直為哲學系兼課，也繼續擔任舍監，沒離開過中大片刻。可以說，他的一生，完全奉獻給教育事業。過去三十多年，在中大和他朝夕相處，受他言傳身教的學生，不知凡幾。而上過他的〈哲學概論〉、〈倫理學〉、〈存在主義〉等課，獲益良多，從而改變人生的人，一定也很多。我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一年九月的某一天，新亞書院人文館115室，坐滿了哲學系、宗教系及其他學系的學生。我們等着上〈哲學概論〉第一課。陳生進來。手上沒有書，也沒筆記本，兩鬢略斑，面容清瘦，衣着樸素。陳生然後開始講，偶然會用粉筆。第一講是蘇格拉底，談蘇格拉底如何追尋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審判，如何從容就死。陳生還告訴我們蘇格拉底的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陳生講課清楚易明，深入淺出，沒有太多的哲學術語，特別適合初入門者。教到得意處，他自己會情不自禁的笑起

來。陳生那種帶點天真的獨特的笑聲，上過他課的人，相信會印象深刻。蘇格拉底之後，是柏拉圖的理型論，是伊壁鳩魯 (Epicurus) 的快樂主義……

那真是一片新天地。我自小被很多人生問題困擾，但從來不知有一門學科叫哲學，專門討論這些問題——而我當時是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年級新生。陳生的課，將我帶進一個美麗新世界，知道有那麼多引人入勝的哲學思想。我現在也當了教師，才慢慢體會陳生教學的魅力所在。陳生談人生哲學，不是外在地覆述其他哲學家的思想，而是將他的人生體會融入其中。哲學不是一堆枯燥艱澀的概念術語，而是實實在在地和我們的生命相關。意義的問題，善惡對錯的問題，真理與信仰的問題，是認真生活的人，必須面對的大問題。但我們由小至大的教育，卻完全沒有觸碰到這些問題。所以，當陳生以他那生動活潑的方式，將哲學問題帶給我們這些年輕迷惘的生命時，其震撼陶醉，難以言喻。

我同班很多同學，和我有類似感受。記憶最深的，是和我極為投契，高我兩屆的劉旭東。他當時是新亞學生會副會長，讀的是化學系三年級。那時我們都住知行樓，經常一起討論哲學。修完陳生的課後，他決定轉系。但他擔心化學系不肯放人，於是故意將成績考得很差，讓化學系覺得他實在沒法讀下去，不得不放。

我本也想在二年級轉系，但工商管理是顯學，哲學卻極為冷門，甚至被譏為讀完只能做叫化。我很

猶豫，內心有許多掙扎。但我繼續修了陳生的〈倫理學〉後，終於下定決心。負責面試的是陳生，在馮景禧樓四樓。依稀記得那是五月的某個黃昏，陽光從西山斜斜灑下來。陳生問了我些甚麼，我都忘了，只知道他最後問：會不會後悔？我答不會。然後他哈哈大笑起來。我當時有點破釜沉舟的味道，轉系前沒有告訴父母，商學院那邊雖已讀了五十多學分，但連副修也不要了。我當時並不知前路在何方，只一心想好好享受餘下的兩年大學生活，讀些自己喜歡的書。

陳生後來不止一次告訴我，他自己的哲學啟蒙老師，是唐君毅先生。陳生一九四九年後從廣州來港，讀的是珠海書院。那時唐先生在珠海兼課，陳生有天偶然打課室走過，聽到唐先生的課，大為震撼：「他講的，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於是畢業後，陳生便去了農圃道新亞書院，讀的是第二屆新亞研究所，指導他的是唐君毅和錢穆先生。陳生一生受唐先生影響至深，每次憶起這段經歷，總有不勝感激之情。而我總是笑，卻沒告訴他，我很能明白他的心情。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陽光和暖而燦爛，我們三五成群，要麼徜徉在新亞草地，要麼沉浸在錢穆圖書館，享受陳生帶給我們的無窮樂趣。直到最近我才知道，原來當時他正承受癌症的第一次襲擊，開始持續十多年對抗癌病的艱苦旅程。陳生告訴我，說他初知道患癌的一刹那，真是天昏地暗，全身無力，完全體會到海德格所說的「無」(nothingness) 的感覺。但我

回想起當時他那琅琅的笑聲，以及盡心盡力的教學，真是難以置信。

經過多年治療，陳生本以為病情會逐步得到控制。可惜年半前再度復發，且來得更為兇猛，身體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身體虛弱，令得人的心靈也虛弱。最虛弱的時候，真是覺得人一無所是，沒有任何東西值得驕傲。很多人以為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可以把握人生一切，其實那只是幸運而已。人真的面對大壓力時，才會發覺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助。」陳生相信基督教，但卻常笑稱和一般教徒不太一樣。他覺得基督教精髓之處，是要人承認一己的渺小無力，勇於放下俗世一切，包括名譽地位，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眾多存在主義哲學家，陳生特別欣賞祁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尤其是他那有關「信仰的跳躍」的說法，我想道理也在此。

而在過去一年中，陳生對死亡有了更深一層的看法。「重病過後，有天清早一個人在校園散步。那天天氣很好，晨曦之下，草木翠綠，鳥鳴山幽，大地充滿生機。我忽然領悟，世界沒有因我的病而有絲毫改變，依然如此欣欣向榮。萬物有生有死，有起有落，是大自然的規律。沒有一朵花的凋謝，便沒有另一朵花的盛開。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成就了我，我亦成就了宇宙，人與世界合而為一。人的死亡，不是歸於虛無，而是成就了這一規律。」陳生說，道理一旦想通，生命驟然開朗，對死亡再沒恐懼。「存在主義將人生，將死亡看得過於消極灰暗。其實不一定是這

樣。這一年多來，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無助，因為很多人和我並肩作戰，尤其我太太和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在病中倍感溫暖。」

在剛過去的十月和十一月，我和陳生的另一個學生陳日東，與陳生進行了一系列的對談。我們每次討論一個題目，先後討論了死亡、人生的意義、善惡幸福、師友雜憶，最後一次談的是愛。我們每次見面時，才告訴他當天想談的問題，然後陳生一如以往，不用多想，便可以將哲學結合他的人生經驗，娓娓道來。每次聊完，我們便一起午飯。

這樣的對話，和當年上他課時的感受，完全不同。十二年後，我們對人生多了一些體會，也多讀了一點書。每次對談，不再只是陳生說我們聽，而多了許多交流。說到會心處，彼此相視而笑，無所拘束。我們真切感受到，陳生享受這樣的聊天。每次兩小時的對話，他總是妙語如珠，倦意全無。即使去到生命最後的階段，對於一些嚴肅的人生哲學問題，陳生依然孜孜不倦，求之索之。但是我們實在不知道，陳生當時已到癌症末期，並且停止了治療。他甚少談他的病情，而且每次聊天總是談笑風生，愁容不露。死亡的陰影，好像和他完全沾不上邊。我們以為，這樣的對話，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陳生一生大抵是無憾的。他常說，人生最幸福的，是可以敬業樂業，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陳生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中國學生周報》的編輯和社長，那是他最為懷念的青春歲月。「那時一群年輕



陳特先生在課室裏

人，為了理想而努力辦報，甚麼也不計較。大家住在一起，互相批評砥礪，共同進步，每天都是新的一天。」而自一九六九年從美國取得博士回來後，便畢生投入崇基和中大的教育工作。陳生曾任崇基和中大輔導長，在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的七十年代，做過不少貢獻。崇基前院長沈宣仁先生便對我說過，多年來最覺得得意的一件事，是可以請得勞思光、何秀煌及陳特三位先生來崇基宗哲系任教。

陳生是第二代新亞人，受錢唐諸先生影響，篤信學問與生命必須融為一體。無論在課堂或生活上，他那自然流露的人文關懷，不知感染了多少學生。從

陳生身上，我體會到，教育真正的理想，不僅僅是知識技能的傳授，還要有生命的交流。一個老師，如果他的學問人格修養，能夠改變學生看人生看世界的方式，增加他們對文化對人的關切關懷，刺激他們對真理對美善的追求，其中的大貢獻，絕對不是各種學術指標可以衡量得了。一所大學的靈魂，是人。我讀書的時候，就我所接觸，陳生以外，沈宣仁、盧瑋鑾、黃繼持、石元康諸先生都是這樣的好老師。我漸漸覺得，他們才是中大精神的真正守護者。當他們一一或退休或已故，中大的人文風景便顯得日漸蒼白，難以為繼——儘管新的大廈接踵而起，國際化高唱入雲。

我和陳生十二年的師生緣，如今想來，一一如昨。中大草木依然，山水依然，只是陳生的笑聲，陳生的話語，陳生在黃昏下一個人散步的身影，卻於一夕之間，遠於千里之外，怎不教人懷念。陳生十分喜歡蘇東坡，喜歡他的豁達灑脫，屢折不倒。身體最受折磨的時候，一讀再讀的是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人生大抵如此！

2002年12月30日 清晨

中大崇基

2 體驗死亡

——與陳特先生對談——

陳：陳特

周：周保松

東：陳日東

相
遇

周：陳生，今天我們打算討論死亡。我們每個人，總有一天會死。但為何一般人都很忌諱這個問題？

陳：我想一般人都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人年青的時候，總被很多東西佔據，例如戀愛事業等。但當一個人年紀愈來愈大，同輩的人一個個慢慢地走了，死亡便變得很近。

周：死亡常給人很不確定的感覺。它甚麼時候要來，我們無從預測。

陳：存在主義最喜歡談不確定感。那也是對的。例如你看報紙，發現一個你認識的正值盛年的朋友，突然間消失了，你一定會很震驚，覺得死亡很近。只是人們平時覺得世界很有規律，一切均可按計劃行事。例如有些行政人員，日記密密麻麻，把一年後的工作也定好了，但卻很少想到，生命其實很無常。

周：人為甚麼如此恐懼死亡？

陳：最簡單的原因是人的本能，人有求生的本能。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例如不捨得現有的東西。人有時並不是怕死，而是怕失去某些東西，例如親人事業